

四季物语

歇夏帖

杨建

蝉声初噪时,我不由得也跟着躁了起来。这当儿,脑海里蓦地跳出两个久违的字:歇夏。这两字一出,身上的毛毛汗霎时收了一半,人似乎也不蔫了。

夏,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烈日灼身,是暑浪扑面。但它一旦与歇字挨在一起,便奇妙无比,颇具诗意和情趣了,仿佛让人走进“荷风浮香远,疏竹雨声凉”的世界,好似引入步入“萤流旷野静,扇摇晚风轻”的境地。

歇夏,是前人风雅的度夏方式。我年少时,村子里就有出嫁的小媳妇,带着凉枕、凉席、扇子等用品回娘家歇夏的礼俗。小媳妇与祖母,一老一少,坐在藤椅上打盹,蒲扇搁在膝头,扇面上画着荷花和蜻蜓,那是一幅很温馨很凉爽的画面。

古人很善于用字面来营造氛围。过夏天不说消夏,也不说避伏,而是叫歇夏。消夏多少有点排遣、打发之义,包含消极应付的味道;避伏,却嫌有忌讳、逃避之意,有遁世抗拒的感觉。而歇夏,一个歇字,那是何等超脱平和,何等恬淡无欲。歇夏,既体现对节气的呼应,也保留对自然的敬畏。

“对山空以忘暑,闻竹响而意凉”。借助纳凉器物歇夏,亦为一种情趣。一张篾席,磨得油亮,还带着竹香,躺在其上,暑气与烦恼都从竹纹里漏出去;一把蒲扇,磨出毛边,还散发着青草味,轻轻一摇,能把野外的绿意都卷过来;一座凉亭,青石小径,藤蔓披身,往凉丝丝的石凳上一坐,便有“云开山水秀,风来花木香”的清爽……歇夏之趣,不在躲避炎暑,而是从与暑热共处中,咂摸出生活的从容来。

节气的轮回,给我们带来冬寒夏炎,但大自然也给了我们处处庇护。清晨,走近荷塘边,看微风过处,荷叶轻摇,水珠滚动,便有阵阵夹带着清香的温润凉意扑面而来;午后,隔着几丈远就能闻到井水的潮湿气息,那是大地窖藏的一瓮清凉秘酿,舀起一瓢井水从头浇到脚,冰爽的感觉穿透衣服直侵肌肤;夜晚,走进被萤火虫微光照亮的夏夜,看点点绿光忽近忽远,好似有一把把缓缓摇动的羽毛扇,在轻轻搅动着让暑气凝固的夜空……歇夏之乐,无需刻意而为,在炎热中沉浸,在喧嚣里沉静,一方阴凉,半日闲坐,所谓“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”,心静即身凉。

夏令的食单上,有好多款是为人们歇夏预备的。剖开井水镇过的西瓜,裹着井水清冽的凉气,便溢开来,咬一口西瓜,汁水四溅,凉意从舌根漫到胸腔;一碗酸梅汤,白得透亮的碗底里,舒展着两片碧绿的薄荷叶,闻着草木的清气,叫人联想起冰雪消融的山涧;荡一条小船,让船头犁开浮萍,伸手采几颗莲子,冰凉圆润,嚼在嘴里,带着水汽的鲜甜,瞬间便化作喉间的清凉,夏日的密码,也就在舌根解开了……歇夏,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中,就在我们的唇齿间,最深的暑气里,藏着天地最温柔的慈悲——食在当“夏”有清欢。

“牛歇谷雨马歇夏”。歇夏习俗,体现了生命与时序的顺应,是生命与季节签下的契约,是生活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和谐。真正的清凉不在于征服自然,而在于找到与暑气共舞的韵律。如果我们能够慢下脚步,静下心来,等待日头西沉,月洒清辉,亲近松风竹露,素瓷凉簟,凉自境成,清由心生,也算是古俗的致敬,对节气的敬畏了。

凡人世界

喂药

朱耀照

孙子有点发烧,带去医院看,医生说是咽喉红肿,属于病毒感染。医生开了两种颗粒冲剂,要用开水泡着喝。

药虽不那么苦,但孙子刚满一周岁,又是首次喝药,怎样喂药的难题一下子摆在大人面前。

上午,我和妻子从菜市场回来,一进门就听见孙子在二楼哭得很厉害。我们担心出了什么事,忙放下菜篮,匆匆跑了上去。卧室床前,儿子和儿媳正在给孩子喂药。那阵势,简直和打仗差不多。儿子紧紧抱着孩子,双手还顺带抓着孩子的小手;儿媳一手拿着药碗,一手拿着盛着黄色药液的调羹,往孩子的嘴巴上凑。孙子呢,满脸通红,一边哭,一面使劲反抗。药液一喂到孙子嘴里,就被吐出来,有时还在嘴边形成气泡,围涎和衣领上都被黄色药液湿透。场面惨烈,让人不忍目睹。

“药,不能这样喂。我们来!”妻子说着,一边示意我从儿子手里接过孩子。

见孙子还在哭,妻子便让我抱着他到阳台放松一下。阳台朝南,视野广阔。晴空下,连绵不断的山峦起伏,远近村落像珍珠一般在原野上熠熠闪光。各种鸟从身旁飞掠而过,像是一支神笔在画线一般。像平时一样,我抱着孙子,来回走着,还不时教他眼前所见景物的名称。孙子不再哭了,忽闪着大眼睛,看看我,看看外面,有时伸手指着,咿呀学语。

这时,妻子拿着药碗和调羹走出来了。她笑着说:“好孙孙,乖孙孙,我们可以吃药药了!”

孙子一看,忙掉转头去,并倾着身子,要我远离药碗。

“孙孙是个乖宝宝,会吃药药了!”妻子没有焦急,凑过去继续说。孙子用力推开妻子递过来的调羹。

“孙孙勇敢,敢吃药药了,像奥特曼一样。”妻子不慌不忙,将孙子喜欢的奥特曼玩具递过去。

“孙孙好棒。吃了药药,跟奥特曼一样力大无穷。”妻子拿着调羹凑到孙子嘴边。

正在玩奥特曼玩具的孙子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,将微苦的药液咽了下去。

“孙孙会吃药药了。孙孙真了不起!”

“药药都不怕,孙孙真棒,真棒!棒棒棒!”

“再来一口!为你点赞,点赞!”

……

每喂一口,妻子都要表情夸张地将孙子表扬一番,有时还配上惊讶、惊叹的表情。儿子和儿媳在旁边附和着,欢呼着,做着拍手、竖大拇指点赞等动作。

孙子呢,喝药速度越来越快。最后,他张开嘴巴接住妻子手中斜倾的药碗,将剩下的药液一口喝了。那姿势,喝的好像不是药液,而是糖水。

药喝完了,我抱着孙子到楼下玩。背后,飘来妻子嗔怪的声音,“真是的!喂小不点喝点药,要拍这么多马屁!到底谁是孙子?”



天青色等烟雨

孔祥秋 摄

城市笔记

咋说咋有理

朱辉

级豪车去参加同学聚会的,一个班上都没几个人。所以从小收碗筷也好,不收碗筷也罢,大概率以后都很难成为专家口中的成功人士。

我的大侄儿大伟从小被娇生惯养,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,别说收碗筷,连添饭都是奶奶帮忙的。有一些“正直”的亲戚看不过眼,早就断言他将来一定是个废柴。一晃大伟已经36岁,如今在一家大企业当部门经理,管着70多人,年薪三四十万,在我们这座城市,属于妥妥的高薪阶层。如果以大伟为例,去请教专家为什么出现了这种非正常现象,估计也难不倒专家,人家会说:“我说过这类孩子大概率将来没出息,又没说一定没出息……”也有一些专家可能会说:“我

说的成功,不是世俗意义的成功。成功应该是品格高尚,受人尊重、德艺双馨……”

其实,专家和家长心里可能都明白,成功与收碗筷之类行为并无绝对关联,他们之所以爱这么说,无非以此作为威胁,希望能逼孩子“学好”。可是孩子并不弱智,他们有自己的思辨能力,虽然思想尚不成熟。那些十分牵强的“道理”,非但骗不了孩子,还会破坏大人话语的权威性。“吃完饭帮着收拾碗筷,是最基本的礼貌,谁也不应该总让别人为自己服务。”如果家长这么直接对孩子说,相信他们也能听进去。什么事都往“成功”“出息”上硬扯,自己觉得咋说咋有理,孩子早已不把你的说法当回事了。